



驚起一灘鷗鷺

何乃健、秦 林



千秋

文学

32

惊起一滩鸥鹭

何乃健、秦 林

合 著

大将事业社 出版

代序

惊起一滩鸥鹭

何乃健

人生到底是什么？

我们从何处翩然而来，我们又将往何处悠然归去？

生命究竟是有始有终的直径，还是无始无终的圆周？

于生命的转折处与死亡互相逼视，然后擦肩而过的经验，使我从小就体悟人生苦短，诸法无常。

在思考与探索生命意义的过程中，佛学与文学为我打开了召唤阳光和微风的窗户，让我怡然倾听自然的脉动，窥伺宇宙的隐秘，洞察生命的神奇。

佛学启迪我以一颗常乐我净的心，谦卑地仰望和敬畏生命，从而悟彻无烦恼便无菩提，无世间便无净土，无痛苦便无涅槃，无刹那便无永恒，无众生便无菩萨。

文学引导我以一颗冷静圆融的心，从滔滔奔流的具休人生以及缤纷繁复的宇宙万象中捕捉、摄取、汰滤、提炼意象，将酝酿于内心深处的意蕴曲曲递传。

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韩牧与秦林这两位挚友不断予我诚笃的勉励。我们在互相切磋琢磨中学习对方的长处，纠正自己的缺点。我们凭藉文学彼此相知沟通，相悦以解，互相扶持以寻求自我超越。

1980年代中期，我和秦林、韩牧出版了一本诗合集《裁风剪雨》，以纪念三人真挚的友谊。随后秦林和

我于 1990 年代末继续合作，出版了散文集《逆风的向阳花》和诗集《双子叶》。这本散文集《惊起一滩鸥鹭》，是秦林和我第四度合作的结晶，承蒙韩牧于遥远的加拿大为这本小书的封面题字，非常荣幸和感激。韩牧经过数十次挥笔之后才选出最精美的题字寄来，我和秦林谨在此致上最崇高的敬意。

多年来一直浸润于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大河里，我的心境已变得恬淡与平和。我常于黄昏到离家不远的乡野漫步，远眺成群的鹭鸶从水田振翅而起，横空而过。在人生的逆旅中，我也习惯了以一颗平常心静观营营役役的众生，互不相让地倾轧、争渡，蓦然“惊起一滩鸥鹭”。我尝试以平凡的文字，将这些鸥鹭在我心中的投影勾勒出来，并且期盼多年之后重温旧梦时，仍能藉着这些篇章中闪现的浮光掠影兴怀，品味生命的甘苦。

稿于

2001 年 10 月 18 日

注：“惊起一滩鸥鹭”源于李清照的《如梦令》。



文学
32

惊起一滩鸥鹭

作者：何乃健、秦林
执行主编：王兆骢
策划编辑：徐婉君
美术编辑：史美星
编写助理：刘慧仪
美术助编：王德志
封面题字：韩 牧（何思勃）
校 对：陈淑贤、何乃健、秦林

社 长：傅承得
发 行人：傅兴汉
创意顾问：游 川
法律顾问：吴汉强、王瑞隆律师
行销助理：梁胜义
读者服务：陈丽娟、李蕙杉、杨祥和
出 版：大将事业社（马来西亚）
发 行：大将事业社（马来西亚）

MENTOR PUBLISHING SDN BHD (473710-T)

4, Jalan Panggong, 50000 K.L., Malaysia.

Tel:03-20266288 Fax:03-20266266

E-mail: mentorpoh@pd.jaring.my

web site: mentor.com.my

电脑出片：Color Imaging Graphic Sdn. Bhd.

印 刷：Superb Innovation Sdn. Bhd.

第1版第1刷：2001年12月10日

定 价：RM 16.00

著作权所有·侵害必究

国际书号：ISBN 983-2385-47-4

图书分类：

Perpustakaan Negara Malaysia Cataloguing-in-Publication Data

Ho, Nai Kin, 1946-

[Jing qi yi tan ou lu]

惊起一滩鸥鹭／何乃健、秦林合著

（千秋文学；32）

ISBN 983-2385-47-4

1. Malaysian essays (Chinese). 2. Malaysian literature (Chinese).

I. Qin, Lin. II. Title. III. Series: Qian qiu wen xue; 32

895.1452

目录

代序：惊起一滩鸥鹭／何乃健／ I

何乃健的绿禾岁月

绿色革命的省思／ 11

神奇的龙与稻文化／ 14

水稻的生命力／ 16

水牛，再见！／ 19

伴着马苏莉走来／ 22

从插秧到直播／ 25

白千层里的禅机／ 28

太多水的烦恼／ 31

转基因水稻的论争／ 34

烧不尽的稗草／ 37

自然生态中的智慧／ 40

稻花香里的哲思／ 43

从抗治稻病汲取教训／ 46

金苹果蜗牛带来的危机／ 49

聆听稻农的心声／ 52

意想不到的温室效应／ 55

稻谷里的小乾坤／ 58

稻草还田好过烧田／ 61

为大地搔痒／ 64

稻田养鱼·屋顶种稻／ 67

蜻蜓与发展／ 70

还树木以原貌／ 72

矿工与农夫的差异／ 74

征服、占有、奉献／ 76

不为无常而止步／ 78

感激被拒的机缘／ 80

诗里的萤火／ 82

孤独散步者／ 84

书虫的心声／ 86

当行即行，当止必止／ 88

祝福你·大将／ 90

秦林小品

流星篇／ 95

芦苇独语／ 104

吉兰丹河畔的芦苇／ 111

女皇路上的喃语／ 120

湘西寻梦／ 122

我没丢东西／ 125

我与写作／ 127

诗的欣赏／ 129

诗的节奏／ 132

那舀满河星光的人／ 134

往事已逝……／ 139

悲雨青／ 142

一封未寄出的信／ 144

令人怀念的珊瑚／ 146

两根弦——写给二胡大师闵惠芬／ 148

无聊的歌／ 149

一叶消失在地平线的小舟——悼宁舟／ 151

水手啊，已在远方／ 159

何乃健的绿禾岁月

温柔的水，能令稗草在淹水的情况下休眠；狂烈的火，却令稗草从休眠中醒转，在火熄之后到处蔓延。以暴易暴，在人类的社会中是不是也造成同样的后果呢？

绿色革命的省思

退休前夕，一位外国朋友到我的办公室来讨论问题：临走前浏览了堆积如山的书籍后，微笑地说：“把你的藏书与文件全抛到吉打河里，相信能够形成一个小沙洲！”

说真的，在吉北大平原的慕达灌溉计划里，与水稻朝夕相处了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最令我感到难分难舍的，就是这二十八年来从世界各地搜寻、收集、分类的稻作学书籍与文献了。

我常常告诉要好的朋友：“短暂的人生历程中，能够有机会发挥所长，学以致用，这辈子就算是没有白活了。在工作与学习的过程中，若能全神贯注于一事一物的研究，那就更加难得。”

我庆幸平凡的一生中，由于机缘巧合，学农之后有机会参与农业史上积极突破生产瓶颈革新技术的发展进程，并从中获取丰富的经验与增强克服难题的信心。这一场以优良品种为主导，同时配合改进灌溉设施与改善施肥技术的革新运动，在农业文献中被誉为“绿色革命”。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是一个风起云涌的年代，“革

命”这两个字，往往令人联想起刀光剑影和腥风血雨。然而“绿色革命”却与硝烟弥漫的红色革命完全迥异。这场以种子、水利、肥料为重心的科技革命，强调以面包和米粮，通过和平途径，将贫困交迫中的饥民解放。

根据农业科技的文献记录：墨西哥从1960年开始，通过绿色革命推广矮秆的高产小麦，于短短三年间，竟然将总产量提升到比1940年高出五倍的水平。

此外，十一个参与绿色革命的国家，在引进了矮秆、抗倒伏、生长期短、分蘖力强、穗大粒多、光合作用效率高的优良品种之后，1980年代的稻米产量，比起1970年代的产量，平均增长了百分之六十三。1960年代末，马来西亚慕达灌溉区的谷产，每年每公顷仅获三吨左右。绿色革命使双季稻成功种植后，谷产腾升至每年每公顷九至十吨的水平。

绿色革命虽然改善了农民的生活，然而负面的批评也愈来愈强烈。其中一项指责是：从传统农业迈向现代农业的转化过程中，由于所需的发展条件存在很大的差异，绿色革命只能令条件优越的富农获益，结果贫富的鸿沟反而因此日益扩大。

每次听到这类指责，我就不禁想起雪兰莪州的适耕庄。在发展初期，华、巫、印三族的稻农，每户皆获得三英亩的田地。这些水田的土壤性质没有重大的差别，然而以华族为主的适耕庄，于1990年代中期平均产量

已达到每季每公顷八吨以上的收成。反观附近的农民却只能在每公顷三四吨的水平线上徘徊。

水稻产量的差异，使我进而联想到族群间经济实力上的差异。我们的先人南来时，几乎每个人皆赤贫如洗。他们能够在异域中逆流而上，并且建立坚实的经济基础，最重要的成功因素是勇于学习，也勇于实践。

我听过一句名言：知而不行如耕而不种。守株待兔的人，不肯努力播种，或者播种之后任由杂草丛生，欠收时又怨天尤人，他们永远不明白，土地只会根据汗水的多寡来给予回报，而不是根据口水的多少来给予酬劳！

(2001-01-06 《中国报》)

博起一隅
略

神奇的龙与稻文化

我这一辈子最大的财富，就是从童年开始就日积月累的藏书。经过四十多年不断地搜集与收藏，我的“书斋”已泛滥成“书灾”，现在甚至从两个书房渐渐满溢到客厅来。我的藏书以三大类为主，文学的数量最多，其次就是佛学与稻作学的书籍了。

小时候的我，对许多事物都很好奇，因此脑海里常常涌现古怪的问题。我很想知道小小的稻谷里，为何能够蕴蓄这么庞大的力量，短短数月里，就能为赤裸的土地铺盖上茸茸的绿毯？我也想知道，小小的秧苗，究竟要经过多少的风雨，多少的磨难，才由禾穗变成碗里热腾腾的饭？

多年前受邀为一份外国期刊整理一篇有关中国古代农业发展的论文时，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仔细研读中国的稻作史。早期的典籍常引用神农教导农民栽种稻、麦、稷、黍、菽等五谷的传说，认为稻作在中原约有五千年的历史。近年来考古学家在浙江省余姚县的河姆渡，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从中挖掘出来的炭化稻谷，证实了中国的稻作从起源至今，已有七千余年的历史。

我从这些讨论中国古代稻作的生物学书籍中获益良多。自从象形的“禾”字出现于甲骨文之后，到了汉朝，“说文解字”中以禾为偏旁的字共有九十五个。

“稻”这个字就是一个声义俱佳的例子。左边的“禾”象征结穗的秆，右边的“舀”，蕴涵着以手将谷粒置于臼中，脱壳之后将米取出食用的整个过程。

另一个与禾有关的有趣例子是“秀”字。游修龄在《农史研究》中说：“秀是稻禾怀孕的意思。”朱熹也曾说过：“吐华曰秀”，也就是说植物的花朵绽放就是“秀”。秀字是禾下加个“乃”字。这个“乃”字如一个膨胀的肚子，这大肚子里有一个“子”，就变成了“孕”。我常常跟朋友开玩笑地说：“孕穗的稻禾，与快做母亲的女人一样，因为焕发出母性的光辉而更加‘秀’色可餐！”

中华民族以龙作为崇拜图腾。龙在神话中是专司降雨的瑞物。我还记得小时在曼谷，每次看见彩虹出现于天边，我的潮州保姆就这么哄我：“看呀，龙在吸水啦！”龙和水关系密切，稻和水更加不可分离。每一公斤稻谷的成长，需要应用五千公斤的水。

中国已被公认为栽培稻的起源中心之一，稻文化与中华文化也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华族作为龙的传人，更应该了解，龙也同时是水稻的保护神。

以“敬人者人恒敬之”的精神，去对待龙与龙的文化，龙也会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精神回敬，结果大地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然而如果把龙当作蛇来追打，并且赶出篱笆，肯定连年苦旱将接踵而来，大地龟裂，不但稻禾颗粒无收，甚至泥鳅，也不敢在缺水的田里逗留！

水稻的生命力

与水稻朝夕相处了廿多年，在水田里拍摄了无数照片与幻灯软片。我将水稻成长过程中的千姿百态，通过幻灯呈现出来的一堂课，以“收割阳光”为题，希望听众能从中体悟耕耘的艰辛，并以感恩惜福的柔心和敬意，尊重每一粒平凡的稻米。

当我到大城市的学府讲解这堂课时，令我感到非常意外的是，许多中学生竟然不曾见过水稻的原貌，有的甚至天天吃饭，然而却完全不知道白米未被煮成饭之前的模样。为了向这些年轻朋友阐释粒粒皆辛苦的盘中餐，我最喜欢引用丰子恺的一段话和他们分享：

“吃饭的时候，一颗饭粒从碗中翻落我的衣襟上。我顾视这颗饭粒，不想则已，一想又惹起一大篇的疑惑与悲哀；不知那一天那一个农夫在那一处田里种下一批稻，其中一株稻穗上结着煮成这颗饭粒的谷，这粒谷又不知经过了谁的割，谁的磨，谁的舂，而到了我们的家里，现在煮成这颗饭粒，而落在我的衣襟上。”

我很年轻的时候就已读过丰子恺这篇文章，也因此很